

潭影空人心

夏日午後，散步到一個親水公園，面積不過籃球場大小。小河在此拐彎，積成水潭。公園借助地勢，稍加整葺，潭邊布布幾塊巨石，四周修竹密密匝匝，遮蔽了陽光，讓潭水顯得如黑青色的玉。

坐在石上，呼吸都是沁涼的，炎暑世界得此佳境，快哉快哉。直到幾位學生說笑着走過，才發現，已不知不覺呆坐有時。眼睛盯着潭底油油的水草，腦子裏剛才竟完全放空了。或許就是唐詩裏所說的「潭影空人心」吧。這個「空」，是一種滌盪心靈的境界，讓人忘懷俗務，暫享浮生半日閒。常建當年寫這句詩，估計也是發呆之後的感悟。

潭，沒有大河大湖那樣煙波浩茫的氣勢，看着潭水，不會產生有什麼高瞻遠矚的遐思，而是讓情緒不自覺地收納、平靜。李白固然曾用「桃花潭水」為汪倫的熱烈踏歌作和聲，但當他潭邊小憩時，「觀魚碧潭上，木落潭水清」「涼煙浮竹盡，秋月照沙明」，也是空靈之中見淡泊，放下了縱橫的豪氣。

寫「潭」的文章，最著名的當推柳宗元《小石潭記》：「潭中魚可百許頭，皆若空游無所依。日光下澈，影布石上，佴然不動；俛爾遠逝，往來翕忽，似與遊者相樂。」「坐潭上，四面竹樹環合，寂寥無人，淒神寒骨，悄愴幽邃。以其境過清，不可久居，乃記之而去。」

被貶謫煙瘴之地的柳宗元，心緒其實和「潭中魚」差不多，也是「空游無所依」。坐在潭邊，竟因「其境過清」，怕過於冷寂而加深抑鬱，所以不敢久坐。他的內心時而空盪，時而又被憂愁填滿。

所以，「潭影空人心」的尺度、溫度，也是因人而異的。有人惜得片刻自在，有人卻觸動心底孤獨。能像常建那樣閒適，是該好好珍惜的小確幸。遇見一方清潭，不妨就「空」一下。



瓜園

蓬山
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一封令人好奇的來信

一個故事要怎樣開始，才能令讀者無法放下？

褚威格的小說《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》給了我們一個經典的示範。小說開首，一名小說家R旅行歸來，才想起當天是自己四十一歲生日。他回到寓所，僕人送上一疊郵件。幾封熟悉的信，他隨手拆看；一封字跡陌生、異常厚重的信，反而被暫時擱在一旁。這個動作看來平常，卻暗示了整篇小說的關係：對寫信的女人而言，R是她的整個生命，而對R而言，她不過是一封可以稍後才讀的信。

信封沒有地址，信末沒有署名，信的開頭只有一句奇怪的稱呼：「你，從來也沒有認識過我的你啊！」小說由此建立第一個懸念：這個女人是誰？她為何認識R，R卻不認識她？

然而，褚威格沒有讓讀者慢慢猜測，而是立即再推開一道更懸疑的門：「我的兒子昨天死了。」一句話，同時指向死亡、秘密與關係。讀者知道孩子已死，女人也可能染病將亡，卻不知道孩子的父親是誰，更不知道她為何選擇在生命最後向R傾訴。

這是一個先把結局交出來的開頭。它沒有隱瞞悲劇會否發生，而是令我們追問：悲劇究竟怎樣形成？一個女人為何愛了某人一生，那人卻從未認出她？她為何獨自生下孩子，獨自撫養，又直到孩子死去，才說出秘密？

這樣的開頭把讀者放在R的位置上：我們與他一起打開信，也和他一樣對女人一無所知。可是，讀得愈深，我們便愈難維持他的冷淡。信中的女人從十三歲寫起：她怎樣偷看對門的年輕作家，怎樣因為他的一個微笑而愛上他，怎樣被迫離開維也納，又怎樣多年後回來，等待他注意自己。她記得每一次相遇，他卻忘記每一張面孔。

於是，小說真正的懸念不再只是「陌生女子是誰」，而是「R何時才會認出她」。好的開頭，不只是製造好奇，更會暗中放下整個故事的核心，而《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》的故事核心是什麼？這正是本文帶給你的好奇。



普通讀者

米哈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一年四季，似乎只有夏和冬難熬，故需「消」之，於是，冬天有了「九九消寒圖」。最常見的是一支素梅，九朵梅花，每朵九瓣，共計八十一個，每天染紅一瓣，全株染畢，寒去春來。也有不用梅花而用一句詩的，如「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」，匠心在於每個鏤空的字都是九畫，每天填一畫，也是八十一天。這些「消寒」方式，雅則雅矣，但都是度日如年，掰着指頭等冬天過去。

夏天亦然。古人筆記多有以「銷夏」命名的。清代學者俞越《九九銷

在看路蘭（Christopher Nolan）的電影《奧德賽》前，我與許多人一樣，對這部電影充滿了疑慮與不解——因為他竟然邀請了一位非裔黑人演員，來飾演神話中傾國傾城的「海倫」。

在荷馬筆下，海倫「手臂白皙」、「長裙飄舞」。她的絕世美貌，甚至讓交戰雙方覺得十年的生靈塗炭也情有可原。

古往今來，海倫幾乎成了金髮碧眼白人美女的代名詞。但路蘭卻選了一位甚至稱不上驚艷的黑人演員來出演海倫，可想而知，電影公映前遭遇

基斯杜化，路蘭的電影《奧德賽》，未開畫已成話題，選角爭議停不了，難免蒙上陰影，唯有抱着審慎（而不樂觀）的態度進場，想不到離開戲院時，卻感到滿意。

事實上，女神美人、士兵將領什麼的，統統都是無傷大雅的枝節，《奧德賽》的重點，是麥，迪文飾演的奧德修斯，於特洛伊戰爭後，歷盡十載驚險駭浪，終於回到老家跟妻子佩涅洛佩（安妮·夏菲維飾）和兒子忒勒瑪科斯（湯·賀蘭飾演）團聚。這趟老兵還鄉記，極盡奇幻神怪

本周我們迎來了二十四節氣的「大暑」。作為夏季的壓軸節氣，大暑正值一年中暑氣最盛之時。此時池塘荷花競相怒放，或高擎挺立，或低垂含羞，層層碧葉間點綴着朵朵紅粉，於炎天暑月中鋪展出一片寧靜清涼的意境，令人頓生心靜生涼之感。

荷花素有「出淤泥而不染」之高潔品格，自古便是畫人筆下鍾愛的題材。清代畫家馬元馭所作《荷花》（附圖），現藏於中國美術館，縱八十六點九厘米，橫九十厘米，採取對角線式構圖，繁密的荷葉與花蕾集中

雪貂的反差萌

提起雪貂，很多人第一印象是「會不會很兇？」其實，經過人工馴養的寵物雪貂，性格往往比想像中溫順，活潑又愛與人互動，因此在不少國家與地區都是十分受歡迎的伴侶動物。

網上流傳一種說法，稱雪貂媽媽生下寶寶後，會第一時間把幼崽叨到主人面前，希望主人在幼崽身上留下氣味。事實上，這種情況並不是雪貂普遍存在的行為，也沒有可靠研究證實這是牠們的固定習性。雪貂母親更重視的是育幼環境是否安全。因此，如果遇到雪貂主動將幼崽叨給熟悉的人，更可能是個別個體對主人高度信任，而非所有雪貂都會如此。

雪貂雖然屬於鼬科肉食動物，祖先擅長捕獵，但經過長期馴化後，多數寵物雪貂性格友善。剛接觸陌生人時，牠們會保持警戒，睜着圓滾滾的眼睛仔細觀察；一旦熟悉了主人，便會一

夏錄》，內容博雜而有趣味。古物鑒賞方面，孫承澤的《庚子銷夏記》、高士奇的《江村銷夏錄》、吳榮光的《辛丑消夏記》、端方的《壬寅消夏錄》，被稱為「四大消夏錄」。在古代學者看來，讀雜書，賞古玩，皆為消磨漫長夏日的好辦法。

普通人沒有這般雅興，消夏以吃喝為主。在空調還是「奢侈品」的年代，全靠晚上的涼風驅散一天酷暑煩悶，擔當「神助攻」的則是大碗茶、綠豆湯等自製冷食。還有大西瓜，早早早在井水裏浸了一天，此時撈出來，

了何等鋪天蓋地的罵聲。我也一度以為連路蘭這般神壇上的導演，最終也向近年甚囂塵上的「DEI」低了頭，就如同早前迪士尼找拉丁裔演員來演白雪公主那般妥協。

然而，看完電影，我卻忍不住想為路蘭起立鼓掌。這根本不是什麼政治正確的妥協，路蘭的「黑海倫」其實很「白」。

原著中，海倫與特洛伊王子的私奔是引爆十年特洛伊戰爭的導火線。但電影一開篇就借「黑海倫」之口對觀眾大聲疾呼：「那都是藉口！」這場戰爭的本質，根本不是為了爭奪什

之能事，奧德修斯不僅要鬥過食人的獨眼巨人、穿盔甲的巨人族、把人變成豬和鹿等各種動物的女巫、以歌聲迷惑船員觸礁的女妖、把人吞噬的海怪等一關又一關，還要在冥界跟他的希臘大軍亡魂對峙，也被愛上他的神女，以失憶蓮花作為藥方，因而囚困島上七年，他好不容易恢復記憶，劃一塊僅夠他容身的小木筏，終於踏上最後的歸途。

《奧德賽》揚起反戰旗幟，奧德修斯在特洛伊戰役，目睹漫天烽火和死傷枕藉，身為勝軍但濫殺無辜，見



於畫面左下半區，右上留白處綴以題跋，虛實相生，妙趣天成。畫中花瓣粉白相間，似有微風拂過，輕盈搖

路小跑迎接，甚至在地上不停蹦跳、扭動身體，這個動作被稱為「歡樂跳」，是雪貂興奮、開心，邀請同伴一起玩耍的經典表現，看起來就像一位停不下來的小舞者，十分可愛。

雪貂還是典型的晨昏性動物，清晨和傍晚最活躍，白天大部分時間都在睡覺，一天睡上十四到十八個小時並不罕見。牠們熟睡時，身體會變得柔軟，呼吸十分微弱，有時甚至怎麼叫都叫不醒，常讓新手飼主誤以為牠出了意外。其實，只要沒有其他異常症狀，這通常只是雪貂進入了深度睡眠。

從害羞警惕到主動撒嬌，從歡樂跳到熟睡不起，雪貂總能用各種反差萌帶來驚喜。



萌宠集

焯仔

逢周五見報

網絡時代的「銷夏錄」

左鄰右舍，圍坐一圈，就着涼風，痛飲快吃，信口暢聊，直至渾身暑熱盡消，方才回家睡下，準備迎接第二天的熱浪。生活條件變好後，消夏大都在家裏。而打败暑熱最好的武器，不是空調，也不是冰箱，倒是智能手機。刷一會兒短視頻，追一部短劇，空氣裏的熱似乎就自動消退了。

行文至此，想起在微信上讀過兩首《相見歡》。「看碟」曰：「夜闌電扇風微，有誰知，沙發躺平追劇最相宜。幾回起，太空裏，看星稀，正

麼絕世美女，而是希臘諸邦覬覦特洛伊所掌控的黃金商業航線。

戲裏，每當海倫試圖說出這個真相，身邊的男人就會粗暴地打斷她。而旁聽者也只能正襟危坐，裝聾作啞。真相昭然若揭，卻無人敢挑明。海倫不能說，但路蘭卻用辛辣的視覺語言大聲說了出來：既然美貌只是一個發動戰爭的藉口，那不如讓這個藉口荒謬到底吧！還有什麼比一位黑皮膚、容貌並不絕色的海倫，更能凸顯這場戰爭藉口的荒謬與可笑？

天下熙熙，皆為利來；天下攘

盡戰爭的血腥殘酷與可怕，明明是戰爭英雄，但更像患上創傷後遺症的退伍軍人，其後十年，與其說是一場驚心動魄大冒險，不如說是歷盡苦難的贖罪之旅，他不得不承受諸神的詛咒和迷惑、陣亡部下的夢魘，還有直面自己的心魔；而神出鬼沒來去無蹤的雅典娜（千蒂亞飾演），彷彿是奧德修斯幻想出來的心靈慰藉，以及自我放逐的理由。

奧德修斯終於歷盡苦劫回到伊薩卡島，但並沒有成為仁慈寬容的國王，從此跟愛妻和兒子過着幸福快樂

曳；荷葉或舒或捲，碧色瑩潤，與紅荷交相輝映，清艷兼得。馬元馭慣於熟絹上落筆，絹本質地細密，着色後色澤明淨，尤見功力。此作兼取沒骨之渲染與工筆之勾寫，淡彩敷色，色調諧和而層次豐富。清代鑒賞家曾評曰：「設色荷花，豐韻不凡，披覽之際，恍如暑雨初收，秋風乍涼時也。」畫者將荷之秀雅與清寂之態展露無遺，觀者似可隔屏聞香，如沐池畔涼風。

馬元馭，字扶義，江蘇常熟人。其畫藝得自家傳，而又超邁乃父，後親炙於惲壽平，與蔣廷錫共究六法，

最近認識「肌肉記憶」這名詞，指在毫無準備下遇到相同情況，身體也能自然流暢地作出如日常練習時的反應，迅速得像不必經大腦發出指令。

有網民就用韓國流行音樂女團作示例，因為不論偶像男團還是女團，為追求表演時純熟整齊，歌手都會被公司安排作長時間排練。由於不容出錯，歌手也就賣力練習，牢記所有舞步和肢體動作，時刻反覆溫習，直到「滾瓜爛熟」的地步，連帶肌肉也像有了記憶。日後每當聽到同一首音樂，不論何時何地，也不管在做什麼，他們也會隨即如日常練習般瞬間起舞。一個視頻中有女團成員在路上突然被其他團員攔住，當事人還沒弄清發生什麼事情之際，團友已開始播放她們的舞曲。被拉住的那女生即使仍一臉茫然，也不由自主地立刻跟團友熟練地跳起歌曲相應的舞步，停不下來。功多藝熟，但何謂熟，人人可

是地球背面午餐時。」「看短視頻」曰：「誰操方寸熨屏，解逢迎，場面吸睛更有女明星。雖片段，如花瓣，惹餘情，幾度刷牙將睡不能停。」追劇、刷短視頻，這些當下生活場景寫入詩中的，應當不少，收集起來，堪稱網絡時代「銷夏錄」。



知見錄

胡一峰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攘，皆為利往。古希臘神話裏用來粉飾戰爭的海倫，就像極了當今西方大國四處標榜的「自由民主」；而特洛伊那條命脈般的貿易航線，就是現代的「石油」。說來諷刺，石油是黑色的。西方真正想要的，從來都不是白哲的海倫，而正是「黑海倫」身上的「黑」。



大川集

利貞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的日子，反而喬裝討飯的乞丐，伺機重拾弓箭和刀劍，把猶如趕不走的蒼蠅，纏着佩涅洛佩「呃飲呃食」的求婚者，殺個清光，情願背負多一筆罪名，偕心愛的佩涅洛佩，再次揚帆啟航，在又一次自我放逐中尋找救贖，祈求起伏不定的海浪，撫平內心的洶湧。



雜果實治

羽羊

逢周五見報

沒骨一技愈見精進，神采飛動。復取法沈周、陸治，自謂得二人遺意。張庚《國朝畫徵錄》稱其「得南田之傳授」。馬氏於沒骨畫法承古出新，兼收眾長，不拘一格，終成自家面目。其藝風不僅澤被清代中後期宮廷花鳥之苑，亦對晚清「海上」畫派產生深遠啟迪。



館藏擷英

閒雅

逢周五見報

肌肉記憶

以有不同理解。然而熟的程度，原來可以藉「肌肉記憶」來反映。最近看已退役的中國乒乓球手馬龍重返賽場，其中一球對手打了大斜線，馬龍瞬間作出反應，不單成功接球，還讓那小白球在對方的桌面擦邊而過，反擊得分。旁述說：「馬龍即使早已退下國際賽的火線，但在面對刁鑽的發球仍有過人的反應，那是他的肌肉記憶。」

有人學習，不重記憶，凡事「水過鴨背」；有人明白記憶的重要，但只管死記硬背，沒好好吸收、理解和深化，所謂熟悉也只流於表面。只有反覆思考、練習、琢磨，並願意付出時間精神將所學的跟身心融合，甚至產生「肌肉記憶」，那才是純熟的最高境界。



竹門日語

簡嘉明

逢周四、五見報